



## 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张中坡的散文《琢磨时间》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6-13

[作者] 张中坡

[单位] 河南省作家协会

[摘要] 青春年少时，从没有注意过时间，总以为还年轻，时间要多少有多少。没想到弹指一挥间，竟然已是而立之年。孔子说男人三十而立，其实就是说男人三十岁时要能够自立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所成就，有所建树。自己渐近而立，却依然两手空空，无所作为，这不禁让我顿感时间的匆忙，也不禁让我琢磨、思考起时间的深刻内涵来。

[关键词] 张中坡;散文;琢磨时间

青春年少时，从没有注意过时间，总以为还年轻，时间要多少有多少。没想到弹指一挥间，竟然已是而立之年。孔子说男人三十而立，其实就是说男人三十岁时要能够自立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所成就，有所建树。自己渐近而立，却依然两手空空，无所作为，这不禁让我顿感时间的匆忙，也不禁让我琢磨、思考起时间的深刻内涵来。时间是匆忙的，像流水一样日夜奔流不息。时间如水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感受到了，他感慨万端地提醒人们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南宋爱国名将岳飞感受到了，惯于掂枪杀敌的手竟也写出了千古绝唱《满江红》，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的谆谆告诫，激发了多少男儿的青春和热血！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感受到了，他用自己精细的感觉，写出了时间匆忙的种种。在《匆匆》一文中，他感伤而又诗意地写道：“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”对时间的一去不复返，竟使得他头涔涔而泪潸潸了。对时间匆忙的感受，中外亦然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形象地说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里。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在其小说《另一个人》中也写道：“河流使我不可避免地想到时间的流逝。”时间是不可触摸的，就像我们妄想抓住空气一样，伸开五指用手去抓，结果总是一无所有。这无疑增加了人们对时间的恐惧。而时间又不分光棍眼子，不厚此薄彼，人兽草木均是一样，都有命定的劫数和寿命。你只能在命定的寿限内腾挪跌宕，活出精神和质量，长出葱茏和诗意，却对最后的大限无可奈何。鲁迅曾多次写道：“人的最终归宿和永恒，就是：坟。”而对时间不因草木一秋、人生一世而终结，时间始终存在于苍茫大地之间，存在于光明与黑夜之中。时间由无数的点组成，这些点就是秒、分、时等计时单位，这些点将时间最终组成一条亘古以来、万世而后前伸后延的直线，并且永远一往无前。这条永往直前，贯穿于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无可逃避。时间的这种线性和一往无前，让人感到它的简单明晰的同时，又让人感到它的博大深邃。对时间的这种无始无终，鲁迅在《过客》一文中曾写得非常形象。当老翁问过客从哪里来时，过客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从我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。”当老翁问过客要到哪里去时，过客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从我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一个地方去，这地方就在前面。”过客无疑就是时间的生动化身。时间的无始无终，又博尔赫斯笔下的沙之书，“没有首页，也没有末页”，如果世间真有神存在的话，就连神也是翻阅不尽的。时间如水无情长流，但时间不像水有蜿蜒前行的可能。时间不可重复，不可交叉。只有在文人的作品中，在非现实中，在梦中，时间才有了倒转乾坤的神奇。博尔赫斯在自己的作品中曾三次写到自己和自己相遇，其中一次在《另一个人》中。在《另一个人》中，19岁的年轻的博尔赫斯和70岁的年老的博尔赫斯在两个时代的两个地点的同一个长椅上相遇，并展开了陌生的交流。这种相遇，只能出现在梦境，或者是年轻的博尔赫斯在做梦，或者是年老的博尔赫斯在做梦，或者是两个博尔赫斯都在做梦。梦境使时间迂回曲折。而由时间构成的人生太过短暂，不能总是由梦来支撑，因为梦总是要醒来，梦又总是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容易破碎。不管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做了些什么，我们必须把握好现在，珍惜每一分、每一秒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，否则，只能独自默默承受蔑视时间给自己酿成的苦果。时间不会给你任何同情，时间只会在背后冷冷地嘲笑你的无能和无知。

